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winter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wo birch trees with characteristic white bark and black lenticles stand on the left. The ground is covered in snow, rendered with various shades of blue and white, suggesting depth and texture. In the distance,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d trees and a small figure of a person walking. The overall mood is cold and serene.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

续集

从阿尔巴特街
到西伯利亚

[苏] 阿·雷巴科夫 著



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

〔苏〕阿·雷巴科夫 著
马龙闪 李树柏 杨阔 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202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6.125 印张 343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11-167-1·24 定价：5.25元

印数：0001—5000册

作者的话

长篇小说《1935年及其他岁月》^①描写了包括从基洛夫被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乎五年间的事件。

作者毫不奢望完整而全面地反映这个时代。这本书不是编年史，而是长篇小说。作者的任务不是表现这个时代本身，而是表现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人。

在这部新的长篇小说中，读者将会和《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一书中所熟悉的人物重新见面，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陌生的面孔。我希望，读者对我这部新的著作会象对待先前那部著作一样，表示欢迎和赞许。

至于某些批评家，他们大概还会重述他们对《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一书所提出的那些批评，说什么，“对历史做了主观的解释”，而且“片面地描写了生活”。

对于第一条批评，我只能重申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艺术家和历史家的任务是截然不同的，在我这部书中，描写人物事件同历史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必让读者为所写人物事件而感到大为惊讶……历史家和艺术家在描写历史时代时，他们所面临的两个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列夫·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1955年版，第117、121页。）

① 本书易名为《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译者

回答第二条批评，也可以同列夫·托尔斯泰联系起来：人们也曾指责他的描写具有片面性（没有表现农奴制和萨尔特奇哈^①等等）……

我自己还要补充下面几句话：一本书不能面面俱到地反映生活；而这是整个文学的任务。有关三十年代，已经写了许许多多的书（卡达耶夫、爱伦堡、莎吉娘、列昂诺夫，马雷什金、克雷莫夫等）。但是，他们写的只是光明面（顺便说一句，可从来不曾有人指责他们有片面性），而关于阴暗面他们并没有写。这个空白是应当填补的。现在关于三十年代的一些书，同我上面列举的那些作者的书联系在一起，应当给我们提供一幅这一时代的更为完整、更为客观而真实的画面。

再谈谈其他的一些责难。

不无一些名气的尼·安德烈耶娃，在很有名声的《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那篇名噪一时的文章中，对我提出了这样的指责：

“《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一书的作者阿·雷巴科夫，曾公开承认，他书中的一些情节是他从侨民出版物上引用而来的。”

当时，我曾立即对该报提出质询，要求他们就下述两个问题作出公开答复：一、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向什么人说过这些话？二、我从什么侨民文献中借用了什么情节？

① 萨尔特奇哈(1730-1801)，即达里娅·萨尔特科娃，莫斯科省普多尔县残暴的女地主，曾折磨死100多农奴。——译者

我没有得到公开的答复，倒是尼·安德烈耶娃本人向我作了回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她这样说：

“去年秋天，在讨论我国不久前历史题材作品的一次电视转播中，其中一位与会者说，在同莫斯科读者的会见中，你没有否认使用国外资料一事。”

这位“其中的与会者”是谁？他姓甚名谁？这是什么样的“一次电视转播？”这次转播是在何时举行的？指的是我同读者的什么见面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的？究竟是“借用情节”还是“使用资料”？

关于这些，在尼·安德烈耶娃的答复中一点没有谈及。

对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同样是欺世盗名。

不过，这种手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它为科日诺夫、乌尔诺夫和邦达连科这些批评家惯用多年了。

是的，还忘掉了一个叫费佳的……然而，难道还要记住所有这些“科学博士”吗……

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关于长篇小说，我还想说一点：它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无论如何终归是我们的时代。无论是损耗还是增益，无论是悲观颓丧还是充满希望，都是我们造成并经历过的，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既不能追回，也不能改变。

我们只能从过去吸取教训，并把我们的经验留传给后代，这是为了让他们不致重犯我们的错误。对我们孩子的未来负责任的，只能是我们。

阿·雷巴科夫

目 录

作者的话

- 一、基洛夫被害之后 (1)
- 二、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犯中 (22)
- 三、割不断的情丝 (33)
- 四、勇敢的爱 (49)
- 五、制图盒的故事 (62)
- 六、苦闷的生活 (72)
- 七、斯大林在圆柱大厅 (86)
- 八、妻室株杀案 (92)
- 九、克里姆林宫阴谋案 (121)
- 十、醉生梦死 (136)
- 十一、制宪委员会案件 (145)
- 十二、军车向何处开 (161)
- 十三、一个外交官的思考 (171)
- 十四、婚姻与政治 (182)
- 十五、统计学家的见证 (205)
- 十六、大清洗的决策 (225)
- 十七、寄给斯大林的信 (243)
- 十八、孤寂的安加拉河畔 (259)
- 十九、“托季联盟案”的突破口 (267)
- 二十、握住“恐怖”的杠杆 (282)

二十一、阿尔巴特街孩子中的刽子手	(293)
二十二、一个笑话带来的灾祸	(314)
二十三、莱因霍特招供	(330)
二十四、清党	(343)
二十五、审讯小组的进攻	(359)
二十六、女犯人	(378)
二十七、劝诱	(400)
二十八、采访科宁	(413)
二十九、审讯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	(428)
三十、文化人的坠落	(442)
三十一、斯大林的思考	(465)
三十二、萨沙获释	(479)

— 基洛夫被害之后

在规定的日子里，邮差没有到来。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来。可是，从克日玛来的雪橇却经常到售货员费季卡这里，给她运送一些货物。

萨沙顺便向小铺走来。费佳没有打开正门，让他从后门穿过小仓库，走了进来。

“给你运货来了吗？”

“运来了一点。”

“为什么邮差没来，你知道吗？”

“谁知道呢。或许，你需要什么，就先给你记上账吧？”

“不要什么，谢谢。”

萨沙又信步向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这里走来。这个人还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房东的一块丝绒制品，直搭到脚后跟，原来，这是一件腰间带皱襞的较长的短大衣。

“怎么，病倒啦？”

“好好的，没有啊。”

“可怎么躺着？”

“有什么可干呢？”

“为什么邮差没来呀？”

“邮差？您想邮差啦？邮差马上会来的，但给您送来的不会是情书。”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不明白……可是，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您明白吗？工人阶级的敌人杀害了基洛夫同志，您还想让邮差给这些敌人按时送信呢。您想干什么，萨沙？！您懂得吗，当局要准备回击了。这次回击，要叫俄罗斯大地颤抖，要叫杀害工人阶级领袖的事件不再重演。这次回击要让工人阶级的敌人闻风丧胆，不敢再进行暗杀活动。这些敌人是谁，正在清查当中；这个凶手是何许人，也正在查明。而您，在普遍清查杀人案犯及其主谋期间，在准备进行毁灭性回击期间，要明白，您却在盼望信件，想看报纸。要给工人阶级的敌人通风报信吗？要让他们订立攻守同盟，逃脱应得的惩罚吗？你想看什么报纸？是要他们了解事件真象，便于玩阴谋、耍诡计吗？不，敬爱的，这样的机会您妄想得到。再说一句，谢谢，就不动您一根毫毛了，就不让您在这寒冬腊月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了。”

“得了得了，”萨沙笑了起来，“别吓唬我了，更主要的，是您别吓唬自己。”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直起身来，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直盯着萨沙。

“是您在吓唬您？正好相反，我是在安慰您。您好久没看见卡尤罗夫了吧？”

“卡尤罗夫？几天前在街上碰到过。”

“那您再也碰不到他了。”

萨沙用疑问的目光注视着他。

“是的，是这样的，”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重复着，“他在今天夜里让人带走了。”

“就在夜里？”

“嗯，可以说是黎明时分。大约是三个钟头之前，来了一辆大车，把他的破烂家什胡乱扔了一地，就把他带走了。”

“可这谁也没有看见呵。”萨沙惊惶失措地说。

“是呀！连那些狗也没有叫一声，都睡着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您还记得您同路来的那个沃洛佳·克瓦恰泽吗？”

“当然记得。”

“瞧瞧，他也给押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了。还有，所有从安加拉河和楚纳河一带来的他的同伴，都给押走了。所有那些戈利佳温人。要知道，您都是认识他们的，那个过去的社会革命党女人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阿纳托利·格奥尔吉耶维奇，还有那个美人儿……弗丽达。把所有这些人都给收拾走了。也快轮到我和您啦。”

“难道把他们都遣送走了？”

“萨沙！您认识我也不是一天半晌了，甚至连上司有时候还把咱们当成哥们呢。我不是老娘们，也不是是非精，更不是装神弄鬼的人。我说的都是钉是钉、铆是铆。我向您提到的所有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被遣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了。在克日玛，您不是碰到过一个老太婆，叫萨姆索诺娃·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的女流放犯吗？”

“是的，我认识她。”

萨沙曾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手里给她转交过 25 卢布的钱。

“您瞧瞧，这个老太婆也给赶走了，顺便提一下，她已经 72 岁了。”

萨沙耸了耸肩。

“要把这些年轻人，包括沃洛佳、弗丽达、我，甚至还有您，都遣送到劳改营去，这到底是白赚来的劳动力呀，我明白这一点；可是，要把一位 72 岁的老太太也送到那里，怕拉不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半路上就折腾得要死了。”

“喝，说这干嘛？谁会关心这个，谁还为这着急呀？说实在话，萨沙，我真为您惊讶。已经下达明确命令了：把凡是符合这些条款和期限的流放犯，立即押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您还考虑什么，地方上的执行人员和什么特派员之流，还会管什么老弱病残，可怜不可怜的……况且，不执行命令，也会把他们枪毙掉的。这样一遣送，不就完成了命令。半路上死不死，这不是他们的事儿，他们对此是不负责任的。可要是把活的拉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还得再加五年劳改营徒刑，再押送一次——押到劳改营就算押到了，押不到，就一笔勾销。账面相符，万事大吉。名单中是死是活，这不重要，只要名单中有就行。死了的，作个记号，从总数中减去一个就行了。整个只不过是一点点算术知识。总而言之，我不知道您的情况怎样，萨沙，您还不够尺码吧，可是我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按照他们的观念，都是刑事上的累犯，正象一首歌子中所说，我们是‘在规定期限内’的。”

“这又怎么样呢，”萨沙平心静气地说，“咱们等着瞧吧。”

就这样，他们又在莫兹戈瓦这个与世隔绝的天涯海角继续生活了下来，但总是感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着可怕的事情，这很快会牵涉到他们，必定要牵连到的。

萨沙同济达几乎见不到面了。在克日玛开除了两个女教师，一个受丈夫连累，因为流放犯的丈夫被遣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了；另一个，本人过去就是流放犯，刑满后又在克日玛被留用了。虽然这一切在以前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眼下在基洛夫被杀以后，开始了一个在全国清洗“可疑分子”的新时期，这便使事情显得分外严重了。这两个女教师被开除以后，就用济达顶替了她们。从早晨七点到十点，她在莫兹戈瓦任课，十点钟雪橇来学校接她到克日玛，一直到天色很晚才将她送回来。萨沙总是站在街上迎候她，同她打一声招呼，温存地询问学校的事情。她总是避开他的注视的目光。

“济达，”萨沙说道，“我那时错了，白让你受了委屈，我对这一直很懊悔。请你原谅我吧。”

她终于抬起眼神，看了他一眼。

“好了，萨沙，这是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是都过去了，这我懂得，”萨沙说，“我也知道，破镜不能重圆。可是我想，咱们仍然可以做个朋友吧。”

“当然，”济达微笑着说，“当然啦，怎么会呢。”

谈话进行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们再也不曾见面：济达一会儿在莫兹戈瓦，一会儿在克日玛，同时，萨沙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

1935年的1月，天气十分寒冷。安加拉一带的老人还不曾记得有过这样的天气。人们呆在小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这可不是常有的冬天，简直是个百年不遇的怪冬啊。”

集体农庄主席伊万·帕尔菲奥诺维奇有很多事情要去张罗。当然，把两百头母牛安插在村子里，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因为各家的牲口院都保存了下来，农庄里的妇女劳力也够用，她们照看家畜牲口的习惯还有。况且，在这个村子里，几年前还曾养活过两千头母牛呢。

但是，要随时照料好安插在十来个大院里的整个牛群，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多数母牛都是包了犊的，喂养它们得十分经心，饮水不能太凉，一昼夜至少得饮三四遍，可那些水却都是从安加拉河的冰窟窿里打上来的；还得铺垫清爽的干草，一天赶出去放牧两三个小时，得提防跌倒、挨打等等；一旦有产犊的征兆，就要转移到专门的产房去。这都是规程细则上要求的。虽说母牛减少了十倍，可规程细则却翻了十番。为了不让母牛受寒，还得防备穿堂风，可牲口大院都是破破烂烂的，毗牙咧嘴，一片坍塌的模样。——既然牲口都没有了，谁还为牲口院操心呢？

自从集体农庄建立牛奶场以来，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可是说白了，牛奶场还只有两排大畜栏。建设踏步不前，一会儿是这个干扰，一会儿是那个妨碍。木材去年就运来了，是尚好的落叶松木料，却是湿漉漉的，因此要晾干才能用。虽然可以说，在每栋小村舍的旁边都成年累月地堆

放着晒干的上等圆木，但都是早在建立集体农庄之前就贮藏下来的。这些本来都可以建造牛栏用，可是这些圆木都是私人的，要使用就得惹来许多麻烦。再说，建设新奶场的预算也批下来了，在预算中有“材料购置”这一栏，所以，应当伐落叶松，砍树枝，把它们一一从树林里运回来。——这一切，都是根据预算，照章办理的。去年，甚至在前年，有一部分事情就干了……接着，就该开工建设了。

区里已经向上级打了建设牛奶场的报告，原来，在哪里也没有建立起来（因为私人的牲口院已经够用了）……这样，领导上当然惊慌了。要是把这样的事报告到边区，就意味着破坏畜牧业的发展，就意味着要受审判。上面会把倒毙的每一头牛归咎于此，这是要当作破坏活动让吃子弹的。于是，便下达了命令：到开春前，截止大量产犊的时候，无论如何要建成一些牛奶场……

伊万·帕尔菲奥诺维奇组编了一个生产队，让萨沙的房东萨瓦·卢基奇当了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因为他过去是一个顶呱呱的木匠。不过话说回来，在农村，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能干木匠活儿的。

“或许，你来帮个忙好吧？”萨瓦·卢基奇对萨沙说，“劳动日记在我名下，随后我还你。”

“那伊万·帕尔菲奥诺维奇同意吗？”

“他吩咐过了，”萨瓦·卢基奇憨厚地答道。

于是，萨沙干起了木工。

他们生产队一共有六个人：萨瓦·卢基奇、萨沙，还有四个庄稼汉。他们干的活儿是把圆木砍平，再把它们垛

在横木上，从旁边用夹板加固，打上墨线。就是用一种碳化的木块染黑细绳，在圆木上打上墨痕，再照墨痕用斧头砍成所需要的形状。

要先在圆木的两面锃斫把每面的边宽留成 25 厘米，接着叫这些庄稼人来，把圆木翻转个个儿，再固定起来，锃斫另外两个面。这样，就锃成了有四个面的方木，然后再刨出棱角来，这样，一根圆木便就绪了。

萨瓦·卢基奇顺圆木走了一遭儿，看了看。

“你砍吧，会砍好的。”

“年轻小伙子，还是个雏儿呀。”这些庄稼人好心肠地笑着说。

萨瓦·卢基奇亲自把一段圆木的一端砍成了一个“榫”。萨沙照葫芦画瓢，也砍出了榫来。虽说天气凛冽刺骨，但工作是快活的。圆木旁边铺着满地刨花，散发出清爽而寒冷的气息。

庄稼汉们运来了一些很大的鹅卵石，其实就是一些大石块。因为这里天气寒冷，无法挖地基，就直接把框架放在石头上，用薄板钉严间隙，再蒙上一层板，中间填上保暖层。就成了牛栏。

萨沙用圆木砍成了上面和下面的框架，还同一个庄稼人把一些两米长的圆木锯开来，在每一根圆木上斫出了榫槽。

“要是木匠不打眼儿，可就无聊死了。”萨瓦·卢基奇说。

他在家不大爱言语，总是埋头在院里拾掇家具，做一些木器活儿，可是在这里上班时，他却话多健谈，爱说

笑话，逗人开心。

别的庄稼汉都在锯木板，有锯厚的，有锯薄的。他们或者一个在上，一个在下，锯着斜支起来的圆木。人们个个干得很快活，就是有谁拉错了锯位，也心平气和地改过来，从不动肝火，也不相诟骂。有谁失手敲空，打不到钉子或楔子上，人们便开他的玩笑说：

“让你家的娜斯嘉别怕，一下子就打进去了。”

现在萨沙晚上早早就上床睡觉，天一亮，便同老头一块起床。老太婆早给他们做好了早饭，他们一吃完，就上班去了。

傍晚，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不时到他们这里来串串门。

有一次，他带着满面忧郁的神情进来了。虽然看上去是极力想打起精神来的样子。有一个女人常从克日玛到他这里来，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总是跑来跑去忙碌着，准备款待她一番。这个女人瘦瘦的，带着未老先衰的样子。

但是有一次，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大白天到他们牛栏来了。卢基奇老头第一个看见了他。

“萨沙，有人找你来了。”

“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吗？”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挥了挥手里的一叠子印刷品邮件。

“邮差来了！我带来了你的信和报纸。”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谢谢您，亲爱的！”

萨沙从他手里接过信，从两只手上拽下了露指的鹿皮

手套——这是便于冬天干活儿带的那种，接着又脱下了这种手套下面的薄毛线手套，撕开信封，看了一下日期，又马上翻转过信纸来瞧：因为瓦里娅在信上的附言总写在信的末尾。但在这封信中，却没有瓦里娅留下的任何话语。他又撕开第二封信，又是什么也没有。

第三封信。终于出现了熟悉而又亲切的笔迹！

一看到她的笔迹，一阵禁不住的喜悦溢上了他的心头。

瓦里娅简短地写道：“我没有什么新消息。我在过日子，干活儿，很感到寂寞……我们都在等待着你。”

她还能公开向他写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写……正象他向她写信一样。但是这三言两语对他也就足够了。重要的是她在等待着他；重要的是，他还不得不在这该死的莫兹戈瓦至少呆上两年。你看看，这才是重要的呢！在这以后，让他回莫斯科定居还是不让回去，反正他们是会见面的！

他笑嘻嘻地把这些信塞在口袋里。右边口袋装着没有瓦里娅附言的那两封，左边口袋是带有附言的那一封。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您到我这边来，先看报纸，我们一会儿就来。”

萨瓦·卢基奇是一个好心肠的老头儿，简直有一颗黄金般的心，他一边掷着烟卷，一边说道：

“干嘛把信藏了起来，读读，读一读啊。”

“咳，随后再看吧。”萨沙回答说。

天色黑了下來。收了工，大家把工具收拾到木匣内，藏到了圆木中间。